

赫拉巴尔 01
河畔小城

一缕秀发

Postřižiny

[捷克]

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

著

万世荣

译

Arabesque

014033872

I524.45
12

一缕秀发

[捷克] 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 著
万世荣 译



I524.45
12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163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缕秀发 / (捷克) 赫拉巴尔著 ; 万世荣译 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, 2014. 2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56 - 8

I. ①—… II. ①赫… ②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捷克—现代 IV. ①I52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482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: 图字 : 01 - 2012 - 5838

Bohumil Hrabal: Postřiziny © 1976 Bohumil Hrabal Estate,
Zürich, Switzerland

一缕秀发

YILÜ XIUFA

[捷克] 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 著

万世荣 译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.5 印张 76 千字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56 - 8

定价: 20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赫拉巴尔母亲的青年时代



赫拉巴尔的生父博胡米尔·布莱哈



赫拉巴尔的继父弗朗吉舍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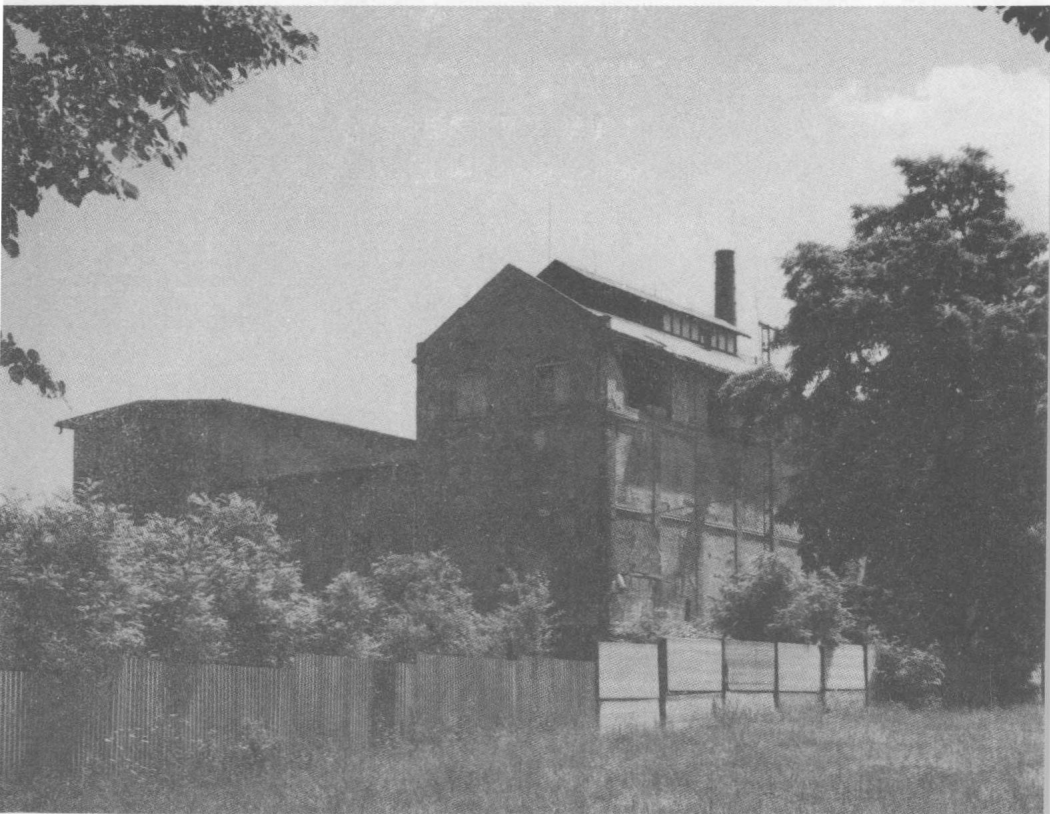
赫拉巴尔的母亲
摄于1920年



赫拉巴尔的母亲与她的朋友们在啤酒厂的花园里
1923年摄于宁城



约瑟夫·赫拉巴尔——贝宾大伯



宁城啤酒厂
摄于 1978 年

包法利夫人就是我。

——福楼拜

傍晚七点以前那几分钟，是我喜爱的。那时，我用抹布和揉皱了的《民族政治报》擦拭玻璃灯罩，用火柴棒挑拨快要烧尽的灯芯，再次将黄铜盖子罩上。七点整，那美好的时刻开始了。啤酒厂的机器和向灯泡照亮的地方送电的发电机都要停止运行。发电机开始减速，电流跟着变弱，灯光也开始暗下去，白色的光渐渐变为粉红色，由粉红色变成灰色，洒在地板和纱幕上，钨丝在天花板上映出红色的弯曲的手指一样的乐谱音符。然后，我点燃灯芯，安上灯罩，拨弄黄色的火舌，安上有瓷玫瑰装饰的灯罩。我喜爱傍晚七点以前那几分钟。那时，我喜欢朝上看，那光线如同被宰杀的公鸡的血从灯泡中消失。我喜欢观看电流逐渐变成灰色的印记。我呆看着，直到城里的电流输送到啤酒厂，厂里所有的油灯，马棚的全部马灯，圆玻璃灯，带着圆灯芯的灯，一整天也未点燃，谁也不用再关心它是否亮着，因为这整个的仪式将由一个开关来代替，正如自来水龙头代替了漂亮的抽水机。我喜欢我那些燃着的灯。在它们的光亮

下，我把盘子和刀叉搬到桌面，摆上报纸或者书籍。我喜欢灯光照耀着的摆在桌布上的手，一双砍下的手，从它的皱纹上可看出那手的主人的性格。我喜欢能移动的小油灯，晚上我端着它迎接来访的人，照着他们的面孔，送他们离去。我喜欢照着我钩织窗帘和让我陷入沉思的灯，还有使劲吹灭油灯时发出的刺鼻味儿。这种味道令人遗憾地充满整个房间。为了耐心等待啤酒厂来电，我至少每周有一个晚上把灯点燃，倾听那黄光优美动听的啾啾声。这种光线投下的阴影，催人谨慎小心，沉思默想。

弗朗茨在办公室点燃了两盏带圆芯的圆鼓鼓的灯。两盏灯像两个看门的妇人不停地叽叽咕咕。它们在一张大桌子的边缘，像烟囱一样散发热气，以极好的胃口吞食着煤油。那些圆鼓鼓的绿色灯罩，几乎像是用直尺将光和影子切开，以致我透过窗口观察办公室时，弗朗茨总好像被剪成洒了硫酸的弗朗茨和被黑暗吞食的弗朗茨。黄铜色机件上，收缩的和伸出的灯芯，因水平式的螺丝而活动。黄铜色的小管，有巨大的吸力，使弗朗茨的灯盏消耗如此多的氧气，吸收周围的空气。当弗朗茨将香烟放在灯盏附近黄铜色蜂窝般的吸气口时，像带子一样的蓝色烟柱和香烟的喷雾便进入周围圆鼓鼓的灯的魔圈，被无情地吸去。玻璃灯罩的吸气口，吞食着火焰。那火焰如同腐烂的树桩发出绿光，映照在保护罩上。光线好像鬼火，像圣埃利雅什^①，像以紫色火焰降临的圣灵，游荡在圆芯的又粗又黄的

① 以利亚（Eliás），基督教中的一位先知。

光线上。弗朗茨借着那些灯光，往啤酒展览记事簿上记下收入和支出，起草周报和月报，以便年终制定年度平衡表。那一页一页的记事簿，像上了浆的胸罩闪着光。弗朗茨翻开记事簿时，照耀着每个动作的两盏圆灯的光线变弱了，有熄灭的危险。小灯发出滋滋声，仿佛从睡梦中惊醒的两只飞禽，恶狠狠地伸长了脖子，对着天花板上将要沉没的呼吸急迫的小动物的影子。天花板上那半明半暗的影子中，我总看到大象扇动的耳朵，看到濒死者困难呼吸的胸膛，看到钉在发亮的木头上的两尊大恶魔，它们从玻璃罩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。那儿每盏灯的光亮都像耀眼的小玻璃镜子，闪亮的银币。银币似乎隐隐约约地在活动，表现出每盏灯的情绪。弗朗茨每翻一页，都一再地书写酒店主人的姓名。他拿的是3号活动圆珠笔，就像在古老的弥撒书和纪念文件上书写一样，每个开头的字母都大写，还用花边装饰，苍劲有力。我坐在办公室，从昏暗中看他那被糊满了石灰的双手时，总有一个印象：弗朗茨那些大写字母是按我的头发样子写出来的，是我的头发给了他灵感。他总是仔细观察我的头发。我的头发喷出火花。我从镜子里看到，晚上我在哪儿，我的头发和发型总是比一盏灯还要亮。弗朗茨用那活动圆珠笔写下开头的字母，然后拿起柔软的笔，根据印象，轮流蘸上绿色、蓝色和红色的墨水，在第一个字母周围，开始描绘我那耸起的波浪式头发，就像亭子附近的灌木丛一样。弗朗茨就这样用我头发浓密的网和苍劲的枝丫来装点顾客的姓名。

他疲惫不堪地从办公室回来，站在门框的阴影里。从翻起的白裤腿看得出，一整天来，他是多么精疲力竭。他的裤腿几乎卷到膝盖。整整一天，他肩上背负了多少操心事和屈辱啊。他总是显得矮了十厘米，可能还不止这些。我知道，最大的操心事就是我。从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起，就无形地背负着我，一个无形的但毕竟又是具体的背囊，一天比一天沉重。然后就是晚上，我们站在可以拉动的吊灯下。玻璃吊灯如同一把雨伞，在油灯吱吱作响的暴风雨般的光线下，我们站立着。我一只手搂抱着弗朗茨，一只手抚摸他的脖子。他闭着两眼，呼吸深沉。他平静了下来，抱着我的腰部，仿佛想跳交际舞。但是远不止这些。那是一种净化的沐浴。弗朗茨对着我的耳朵，悄悄地倾诉那天所发生的一切。而我则抚摸他，用每一个动作，抚平他的皱纹。接着，他抚弄我散乱的头发。每次我都将吊灯拉下一点儿。吊灯的线路上，挂着密密麻麻的用彩色珠子穿着的小管，还有叶片，在我们耳边叮叮当地响。它们像土耳其舞女腰间的金属片和装饰物。有时候，我觉得大型的活动吊灯就如同一顶玻璃礼帽，一直盖到我们的耳根。礼帽上挂着许多冰柱似的东西……我将弗朗茨脸上最后一道皱纹驱赶到他的头发或耳朵后面。他睁开眼睛，伸直身子，裤腿又高高卷起，他以疑惑的神情看了我一眼。我笑着点点头，他也笑了。随后，他垂下两眼，坐到桌旁。他鼓起勇气，注视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在他眼中，我有多么大的威力啊。我的两眼虎视眈眈地死盯

着他，像巨蟒盯着惊慌的燕雀。

今天晚上，昏暗的院子传来马的嘶鸣，随后响起了马蹄的嘚嘚声，链子和扣环的叮当声。弗朗茨直起腰杆听着。我拿起灯，走到过道把门打开。啤酒厂的马夫在外面喊道：“吓，埃德、卡列^①，吓，不要动！”那边，比利时骗马，胸前带着灯，从马圈里跑出来。它们返回时，已经疲劳不堪。卸了车，摆脱了轭头、带花边的套索和整套马具。它们运送了一整天的啤酒。大家都认为，被阉割的马，除了想到牧草，一桶秸秆和一盆燕麦，再也不会想到别的东西了。这两匹骗马，也许会一年四次突然记起它们的马驹年代，记起那还未发育充分的了不起的青春。它们当时已有了性腺，能冲动，会表示轻微的反抗。在阴暗的夜晚，当它们回到马棚的时候，会发出信号，人们说，这就是惊马，阉割的公马惊了，其实它们没有惊，只是它们没有忘记，一直到最后的时刻，它们作为动物，还能够走自由之路……现在，它们沿着佣工住房的水泥路飞奔，蹄下溅起了火花。骗马腹部的灯，疯狂地摆动，照亮了拖曳的缰绳。我探出身子，看到那一对比利时的肥壮的埃德和卡列，它们总共重数百公斤，拔腿跑起来。那动作不时有摔倒的危险。而一匹马摔倒，就意味着另一匹马也要倒下，因为它们是用共同的皮带、扣环和缰绳系在一起的。可它们奔驰的时候，似乎一直保持默契。它们同时受惊，却能够轮流领跑，相距不过几厘

^① 马的名字。